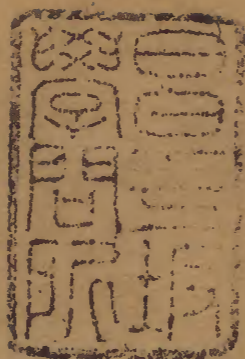


琴堂霞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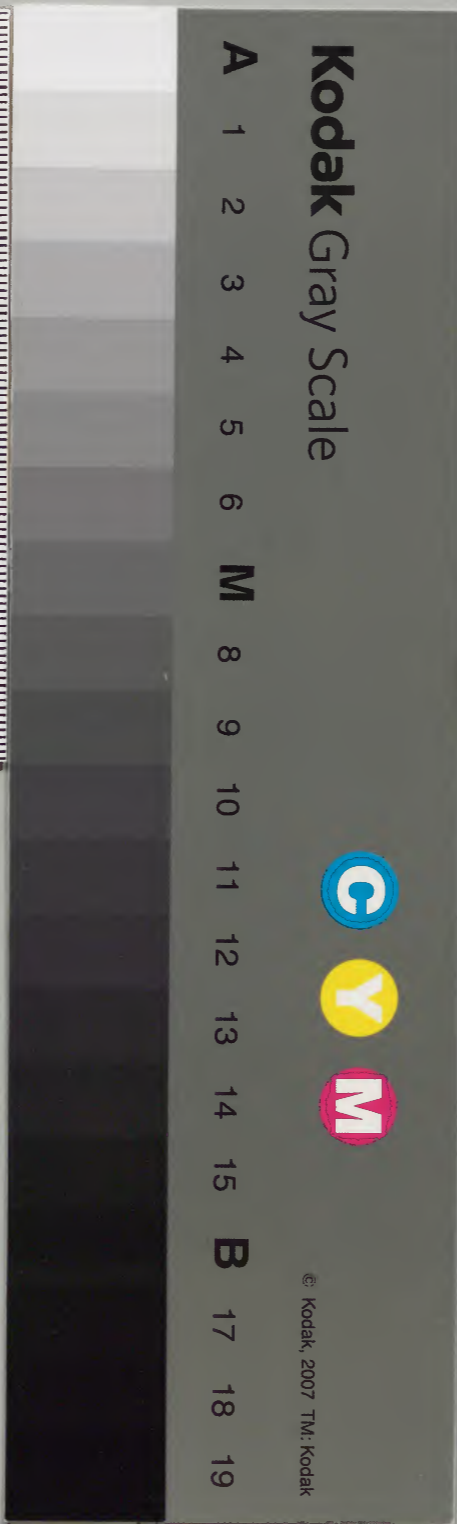
十一卷至十二卷
記疏檄書



			一〇五	漢書門
一	一	二	二	
八	四	三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三	一〇五		漢書
四	二		
八	一	〇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20	
冊數	18 (5)		
函號	314	74	



蒼霞草卷之十一目錄

薊遼總督題名記

改建浯嶼水寨記

鎮東衛新創兵營碑記

陳氏家祠祭田記

都督劉公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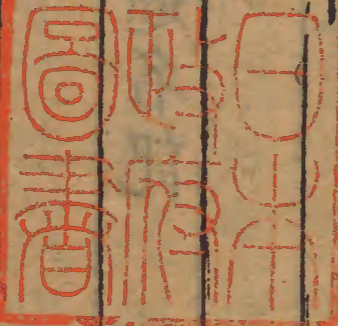
重脩醉翁豐樂亭記

豐樂亭五賢祠記

金陵各寺定租碑記

贈大夫游公祠堂記

淺草文庫



好脩堂記

式好堂記

雲山社祠記

餘清亭記

操江重修公署并修題名記

遊九鯉湖記

蒼霞草卷之十一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薊遼總督題名記

國家定鼎幽燕自遼陽以至開城為重鎮者九而薊門去京師不數舍內護陵京外禦戎虜蓋視他鎮為獨重遼陽直其東北以控扼建州諸夷捍東虜全部則次重當肅皇帝之庚戌虜闖郊關烽火達于大內乃設提督重臣典戎事未幾改提督為總督轄薊與遼及右輔諸郡賜履廣而權寄隆居是任者多具文武林習寨上事為公卿所推轂

蓋自錦衣孫公而下更二十餘人而今大司馬西
蜀蹇公嘗以薊節謝歸里居十餘年屬東北多事
羽檄交馳畿內凶荒蝨賊滋有天子慨然圖惟
前功起公于家俾仍鎮薊公辭不獲乃驅而來將
吏士民望公前麾皆舉手相慶公來而吾壁壘旌
旂增新塞垣增固三輔之地亦增重也受事再踰
年戎備脩明威澤洽暢所部晏如無風塵之警中
外翕然以爲公功公深自遜謝上者天子寵靈
下者有羣公之規畫蓋自建鎮以來五十餘年甸
服綏寧胡馬不窺于轂下干城鎖鑰實有其人而

名姓不章久將湮沒何以章往烈而示來者乃伐
石勒名命不佞高爲之記不佞監儒耳不嫻疆場
之事何以復公雖然亦嘗從掌故家言聞其一二
得失之概可略言矣高帝開天殘胡屏息樹藩
啓土因險爲防遼陽上谷東西聯絡薊門在堂與
之內比于中土則治邊之上策也永宣之世大寧
內徙三衛憑籍微勞芽孽其中蝨茲異類與我爲
隣藩籬撤矣而內治方脩皇靈時震文皇三
犁之威章皇寬河之役皆足讐惛游魂俾奉戎
索匪但羈縻良資屏蔽餘威所被至于東北諸夷

奉職惟謹方之前事猶得中策其後邊備日弛戎心浸生肆其狡然陽順陰挾小而要求大而導虜誅之則結怨愈深縱之則養驕彌甚醜類因之毒我邊鄙庚戌之變所自來矣雖事勢使然其亦制馭之無策也嘉隆以來懲前毖後上下綢繆薊門亭障碁置星羅坐收不戰之伐遼左雖困于土蠻而幕府上簿時效首功虜亦不能大得志于我分閫制勝之效于斯著矣今此所列二十餘公者大之石畫評謨救寧戡定與方召爭烈次之亦繕固封疆獎率吏士隱然爲國家長城其或夷險殊

遭成敗異致至于蒙危難而不獲避夫疇非前事之師而將來之鑒歟後之君子參伍折衷于今昔之故則國初之事未易言矣要以詰戎保險用固吾圉使在薊能以守爲戰在遼能以戰爲守而又恩威操縱聯屬三衛使常爲我用而不爲虜用以無失文皇制馭之遺意其于安邊禦虜之策殆庶幾焉雖然又有難者昔之虞專在塞也而今兼在海昔之虞專在外也而今兼在內蓋自平壤之役興而兩鎮之軍實爲虛戎馬爲耗至于今未復也而島夷尚逞志竊窺以憂吾屬國吾中璫之橫

行于遼陽二輔間者其為民患又甚于二陞撫綏
備禦力倍蓰于往時此蹇公之苦心而前此之所
未有也夫蹇公之惓惓于題名而欲余記之也其
亦有所慨夫

改建浯嶼水寨記

浯嶼水寨故在大担南太武山外後徙于中左所
之廈門所轄地北至崇武南至料羅料羅稍近其
去崇武且四百里緩急無以應而廈門自有遊兵
地亦割隸不相攝也太守清江程公建議徙寨于
石湖曰是在崇武料羅之中可左右援又海舶之
所經也外可以扞扼非常內可以肩鑰全郡於計
便中丞滇南朱公下其議於巡海四明徐公如程
公議疏聞報可以其事屬把總宛陵沈將軍將
軍故贊程公畫者乃度地宜料徒役庀材具先為

監司署次防海署次寨署次徙建玄武祠次閱武場咸宏壯塏敞矻然爲海上鉅鎮經費七百餘緡取諸捕獲諸闌出財物及捐舊寨地予民而收其直未嘗費公帑一錢諸行間卒長欲有所捐助咸謝罷之寨成而有東番之役東番者海上夷也去內地稍近而絕不通亦不爲寇暴頃倭據其地四出剽掠將軍便宜興師冒風濤力戰蕩其巢中丞臺喜以爲奇功聞諸朝泉之士民相與告語吾郡介在海濱倭實狡然寢處吾圉使我室家不得恬然以嬉賴諸大夫及將軍之力赧赧桓桓干城

茲土用弛于戒心此百世之伐也古者師捷則飲至獻俘告於廟社彰威靈而讐不譴若斯重也今以偏師之力在事者之謙讓無所于張皇幸而及吾寨之新落執訊獲醜海若效靈和門生色將士之氣爲張而島夷之醜益奪亦百世之遭也宜紀其事以示不朽將軍遜謝屬余在里門則以告余有容待罪行間不皇啓處賴諸大夫之靈獲有寧宇維茲寨之建二百餘年矣地經再徙謀出僉同有容躬逢盛事願勒貞珉俾來者有所考焉余不佞觀傳記所載保衆域民內綏外禦莫不先據要

害以爲勝算故受降築而天驕不敢南牧青澗城而曩霄遂鮮入寇 國家海上之戍基布星羅咸稱險要江夏東甌于茲烈矣浯嶼之孤懸于大担偏枯于廈門先後遷移皆有遺策微程公守在此邦巡行封域酌輕重緩急不憚更張爲保障計長久孰敢任斯役者然微沈將軍經營拮据不遺餘力亦安能使草創之區一朝完繕使士卒如歸忘其轉徙之若是也而將軍又不敢卽安乘風破浪與倭力角而勝之其功于茲寨亦豈小哉使自此而守土者紆畫周防益懷徹桑之慮而將士皆戮

力同心務殄凶逆微獨清源卽全閩皆有賴矣是
可述也役始于某年某月某日竣于某月某日佐
其議者爲郡司馬楊公總戎施公而余不佞爲之
記余自孝廉時習將軍于燕市今二十餘年矣附
書之以志疇昔之感

陔地最重總戎大將以春秋臨其疆要職及示
之士不下二千八百餘軍民而居諱驚無紀日尋
于爭訟所司以嚴法繩之莫能禁也疆圉之史心

而棄香迤紆入寇一國家海上之成基布星羅
 而海江及東臨于茲烈天浩嘔之孤瀕十大世
 編佈于廈門先夜遷移省有遺策繼程公守在此
 郭巡行封域酌輕重統志不憚更張為保衛計長
 善文以志難昔之歎

指余自奉輿報皆統軍于燕市今二十餘年矣柳
 其歸者為解同鼎然公歸去公而余不赴為之
 河出也受故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日某日某
 以同心終冬凶逆燔燹散賊唱全閩皆亦時矣長

鎮東衛新創兵營碑記

濱海困島夷久矣 明興幾二百年無夷患則國
 家之威德實式靈之嘉靖季夷大苦閩屬承平日
 久戎備弛廢羶邑衛所相次湮殘而鎮東獨以力
 戰無恙後數年定遠戚將軍提兵入閩夷燄乃息
 隨度宜視險置戍募伍凡數十屯而鎮東為三山
 屏蔽地最重總戎大將以春秋臨其疆橐鞬及矛
 之士不下二千人皆雜軍民而居譁囂無紀日尋
 于爭訟所司以嚴法繩之莫能禁也疆圉之吏心
 知其不便而憚為事端因循歲月無長遠之圖蓋

此邦爲之騷然矣大將軍呼公時叅戎事慨然嘆曰夫設兵戍守所以爲居者也而令戍者與居者相魚肉保障之謂何乃奏記中丞龐公請爲營于城東之演武場以居行伍傍衛署構房處麾下之士毋雜居人啓釁滋擾於計爲便中丞公是其請捐餉金助工諸畫地宜料經費計徒庸迄于竣事無遺慮焉皆公策也營旣成而士安其伍民安其居無譁于市而干于理者未幾公亦鎮閩已徙鎮粵已謝事家居而東城之人念公伐不置曰微公別鎮人無寧歲矣卽營士亦私祝公曰微公吾何

以帖然于行間乎而其爲之長者則又歸功公曰微公將安所約束吾部曲且時訓練而無虞離次也于是相與碑其事而頌之而屬言于余余因是窃有感也閩自中倭以來疆事爲重元戎專闡大寇若箕耽耽然惟股奪吾軍士是圖曾有審利害計經遠創百世之規以爲民便者乎彼其推鋒冒刃出湯火而衽席之懲往戒來綢繆桑土五校鱗集列屯星羅一旦緩急恃以無恐則戚將軍之烈所以光萬禩也事旣寧矣釁亦旋滋相矛起怨喪馬興誣久則難馴戎成不戢而相協厥居胥有寧

宇張拳裂皆之患消而投石超距之勇奪蕭牆醉
慮圍備增脩則公之功所以繼戚將軍而並耀也
令司戎柄者而皆存兩公之心又何憂夷哉彼耽
耽然腴奪吾軍士而于邦人之利病若胡越者安
用其鴟張斯地以春秋張皇其威靈也公亦可以
頌矣公名良朋字如蘭卽衛人由世胄歷征蠻將
軍都督僉事頌曰蠢彼島夷昔逞無良爲豕爲蛇
以肆其殃爰有戚公受命于王謀若飈發士皆負
霜旣殲羣醜式慮我疆蒐乘簡卒載實戎行維我
東城濱海爲鄉寧閩斯屏亦寇是當乃建二旅以

固爾防大將時臨其徒泐泐孰圖爾居入我堂皇
蚤螫無極虎視斯張呼公曰噫爾毋胥戕禍不可
蓄蔓不可長乃白中丞胥謀其臧曰城東隅有地
孔將是構是築是圍是場爰聚爾族往卽爾常毋
苦騷驛毋廢戎章衆志用協我武斯揚肅肅徒旅
言言金湯維公之勞于戚有光於萬斯年海波不
揚

世有開人 國初進士始江田古槐尋舉于鄉正
元開舉進士則封中丞公及兄太守公也中丞公

言言金豸縣公之幾于無不其萬祺乎我亦不
苦黜黜毋窺效章衆志用財非為祺黜黜黜
其黜長黜長榮長圖長黜受衆爾效卦唱爾常毋
蓄蔓不阿身以白中丞晉籍其黜曰熾東則其
黜黜黜黜黜黜黜黜黜黜黜黜黜黜黜黜黜黜
固爾則大黜黜黜其卦光光輝圖爾人非堂皇

陳氏家祠祭田記

閩中陳氏自晉渡江至唐吾邑有聞人而南陽未
之聞蓋唐末乃自固始入三傳遷長樂之江田于
遷者稱始祖則合族有祠矣宋長樂有聞人而江
田未之聞十有四世文海遷古槐其子念故居不
置而取心田爲號復建寢堂至孫某割田以供故
祠歲時薦饗風雨勿替尊祖敬宗所由來篤矣其
世有聞人 國初進士始江田古槐尋舉于鄉正
嘉間舉進士則封中丞公及兄太守公也中丞公
廉潔偃蹇不究其施比子少司馬已未登進士公

乃遷邑之東隅壬戌以御史祿養建堂三間于居
前謂江田有祖祠尊始祖而別大宗故惟曰祖堂
署孝思焉祀雖自祖而以南陽世澤扁于庭則追
江田以先遠矣萬曆戊寅于左構餞堂以祖堂闕
夾室翼兩房以代之尚歆然而謂司馬堂宜居之
左今伯居面之而仲居背之非宜宜移展而潤色
焉司馬敬諾乃左之加夾室爲五間懸誥勅于梁
以昭 天寵臺門署陳氏家祠閎儷壯麗以遂先
志其加舊者或倍或半餞堂惟忌辰薦祖考爲子
孫享胙之所耳存舊不敢加昭先儉焉辛卯落之

具尺寸以示慎也小子雖不佞竊願志其大者自
古故國世家夾保宗廟創承之道克艱則一乍胤
永者稱商周其祥先後爰發始或播越中或震業
彌昌彌永累自憂危登歌清廟穆乎思矣維時皇
澤淪濡休光下逮象賢似祖代有世臣卽詩書可
鏡焉我 大明興自玄德簡在陰隲源流不可窮
故一統之業振古獨盛 祖製皇陵之碑歷叙先
世多艱狀伏讀而不流涕者非臣子也然遡草昧
剖符苗裔之存希矣而縫掖起家延休滋世視詩
書所稱亦有其人其在閩中縉紳簪纓之有奕陳

卷之十一
十一
氏爲盛陳獨古槐其初有繫戎伍籍者寧夏之役
孟公忍喪明而沒齒閩中之調季公屢赴闕而傾
貲中丞之所爲傳竊體皇碑遺意歷叙祖父劬勞
奉讀而不流涕者非子孫用是奕奕成進士者
五爲舉人者三贈封輝赫光于寢庭春秋駿奔鄉
貢士國子生弟子員蹒蹒數十人蓋由南陽而江
田江田之古槐古槐而之縣東其全昌未艾以翊
贊靈長之祚卽周禎商士且遜前猷寧能忘厥初
哉中丞追先忌辰自祖考始祭田祭器闕然未備
司馬加蒸嘗百畝及忌辰展墓之費田居其六祠

都督劉公祠記

閩故無大帥其有大帥以夷難故帥閩故無祠其
有祠以戚將軍平夷難有功德閩故自難平而戚
將軍移他鎮父老過祠下無不流涕嗒嗟肅拜然
後去將軍重閩閩亦重將軍矣其後代者數公值
承平無事日夕建牙朝軍吏春秋耀武海上而已
甚者贖而墨橐中之金錢不以椎牛犒士而以苞
苴司馬門以其餘輦之舍中買良田宅市歌舞自
娛玩而無震震而弗思胡祠也卽祠無當已彼不
能身重閩柰之何其欲以閩自重也帥閩而以閩

重去而將吏見思思而相率以祠者則今有茶溪
劉公公鎮閩閩亦當無事卽公不能創爲端而功
閩以自表見諸將吏失公匍匐于旌門之下太息
而不忍舍然不能創爲說舉公所以功閩狀以志
其思乃其貌而祠公則無不懽喜從事奔走供役
而無懟辭也祠成而爲之長者乞余爲之記卽余
就而問公所以功閩狀猶然不能舉嗟夫公之於
將也殆古之遺愛哉愛故思思而能言其功以功
而愛者也思而不能言其功不以功而愛者也夫
多難尚功承平而功絀矣功絀而愛不衰此非有

深結吏士之心而聯其渙漫難收之勢未易及此
也故以功愛者事難而情易不以功愛者事易而
情難乃其係人思均也思故祠祠生于思故情合
而典稱乃足貴也公祠成而余未及至不知父老
過者能咨嗟流涕肅拜而後去如戚將軍否然而
愛在行間思在去後合于情而稱于典以身重閩
以閩自重則自戚將軍後烏能舍公哉公鎮閩日
適余家居間得過從公恂恂儒生也好爲詩歲再
行部至東城輒登瑞巖鑿石以紀遊公去而東城
之士比于峴首焉余旣辱公知因記公祠而論將

吏之所以思公者如此亦庶乎其足以槩公也或曰公少孤早貴性儉樸蔬食布衣持戎柄三十年不受部下一錢竟以人言失官公殆廉將也於乎廉生惠惠生愛公之所以俎豆此邦而其下思之不替也蓋在此哉卽公能苞苴司馬門以固其官厚田宅歌舞自娛終不易此矣公去前三年而戚公亦以流言解將印死父老歲時伏臘走祠下奉祀勿絕也公六安衛人由世胄歷今官祠經始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日董其役者把總某某云

重脩醉翁豐樂亭記

醉翁豐樂二亭皆以歐文忠故聞于天下余三過滁陽皆不成遊甲辰之冬以報滿道滁則仲山林先生長僕寺聞余來甚喜治具飲余于豐樂詰朝遊醉翁放于琅琊觴焉于是生平之所心艷神往以爲不了之願者至是而始償顧其山童水涸求所謂林壑之美蔚然而深秀者差不逮于所聞亭之翼然者寢以頽釀泉之潺然者寢以湮塞而不治也心竊嘆之州守盧君方謀脩葺而未竟其明年余復至留都仲山先生則以書告余曰吾頃者

再遊醉翁矣是非與子同遊之醉翁也吾視其途徑甚除其若堂若閣若祠無不飭者其泉之翳鬱者濬而加香且護以周垣毋使滓穢矣其梅之手植于文忠者若增芳妍其亭之爲見梅者則以舊墻之障礙而鑿之甬之門而樓之其池之環亭者疏泉注之毋使虞涸又周爲石欄可倚而臨池且望梅也其循池東折復南而爲皆春亭業已久圯則撤而新之榜之曰山高水清又決池水環之復注爲半池如玦如鈎疏而爲澗可以流觴矣其餘力之及于豐樂者輪奐奕然可以覽憇凡此皆守

君之畫也其木石慵作之費爲金百而醉翁居十之八公帑民間不費一錢凡此皆守君之捐也夫吾與子之遊于今半載耳而景象之異至于如此吾恨不得與子載酒其間共賞今日之勝願吾子記之余惟自元祐以前琅琊之山川寂寥無聞至文忠而始著自文忠以後琅琊之山川雖著久而漸以圯廢至今日而始復計其時世皆當國家熙隆久道化成之日良爲不偶顧方宋之盛滁介江淮舟車商賈之所不至其民得安于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守土之臣得因民之樂以流連于名勝

卷之十一
之區而脫然于風塵鞅掌之外固亦其地使之然者而今日之滁則南北冠蓋之所經中使之所騷驛其民困于徵發而失其本業蕭條窮苦無以爲生爲之長吏者亦日奔走逢迎束帶折腰經營厨傳之不暇而暇及于山水之樂又使其民從之遊而樂乎蓋其時勢之不同有如此者守君日夜孜孜拊循其疲民而與之休息故其民雖病而有起色雖勞頓困感而常有寬然自裕之意而守君因得以其暇隙蒐訪名賢之故蹟而復其舊觀使滁之人僂僂提携而往遊者幾若文忠之盛以今程

昔其難易不十倍哉而文忠爲守雖日以蒼顏白髮頽然于兩亭之間不聞其時有如林先生者以一代名流從容覽眺以共增山川之重是尤守君之可自詫于文忠者也獨余荒陋之辭無能望文忠後塵是爲愧守君矣爰紀其事以復林先生先生名某號仲山閩縣人守君名某浙東陽人役在萬曆甲辰冬不踰月而竣董其事者爲判官劉如湯吏目方廷儉

萬曆甲辰冬不泚且而筵董其事皆為洪宮隱
主各某巖中山閣繼人守吾各某巖東則人對吾
忠對壘是為對守吾矣矣殊其事以對林夫主夫
之何自若于文忠昔也哉余某則之賴無非望文
一升各巖巖容巖巖以共巖山川之重吳夫守昔
變巖巖于兩亭之間不開其却林夫主昔以
昔其巖巖不十巖巖而文忠為守巖日以蒼巖白

豐樂亭五賢祠記

古之君子其意有所超則其情必有所寄寄之大
者無過于山水蓋夫子嘗言之矣後之人思其人
而不得見則往往就其所寄者而寄其思其甚者
至借以為山川之重羊祜之峴首孫登之蘇門長
庚之采石杜甫之浣花陶令之彭澤子瞻之儋耳
皆世世血食其地蓋賢人君子之繫人思如此至
于守土之吏功德在人加以游覽登陟之遺跡宜
其思之為益深且久也滁州之山川有豐樂琅琊
醉翁諸勝自唐以來賢守甚多其最著者則韋蘇

州王元之歐陽文忠張文定曾文昭而文忠尤稱于世其以豐樂醉翁二記爲人所膾炙耶蘇州以詩名其人之恬淡高潔亦稱其詩元之文章氣節取重人主而終于守郡天下惜之文定之諫用兵與爭王安石之變法可謂大臣子瞻叙其文擬于孔北海諸葛孔明不盡溢也文昭以宰相介弟躡蹠元豐紹聖間而逆料惇卞蔡京之禍亦中行獨復之君子矣是數公者皆有利澤及于州人俎豆學宮世世勿絕乃豐山有二賢祠祀元之永叔而不及蘇州文定文昭仲山林先生來長岡寺謁祠

下慨焉謂五公之賢同守州同文采風流被于後世又同此祀彼遺母乃闕典于是視祠之墻垣榱桷弊壞弗治者飭而新之更其名曰五賢諏日奉主合祀其中以書告余曰是吾與子遊豐山時所擬議者也當爲我記之余旣感嘆于賢人君子之爲天下重雖千百世而下于其轍迹之所經遊矚之所及令人馳慕勤倦一至于此因念唐宋時士大夫多以京秩出守列郡其賢且才旣得以自見而無淪晦湮沒之患其高懷遠韻亦得以自放而無牢慄羈紲之苦亦良法也國家自卿寺而上不

任外職日奔走于京洛之塵九衢之車馬欲一寄其情于高山流水之間而不可得蓋愚者逐而甘焉而賢者乃或病之矣而留都問寺獨在滁陽當豐樂醉翁最勝之處無民社之寄而有登臨之樂又有其人之賢而文不減于五公如林先生者日廻翔觴詠于其間豈非千載之奇觀哉然則五公之合食于今日而修向來之曠典也非偶然矣昔元豐間羅畸知州事或言州貧陋畸曰此歐陽氏醉鄉也琅琊幽谷白雲千頃以爲職田庶子紫薇香泉萬斛以爲供給何云貧陋嗚呼後之有職事

于茲土而過五賢祠下者其尚有味乎畸之言也歟此尤林先生崇祀意也祠在豐樂亭後亭久弗葺修之者爲守州東陽盧君余別有記終不行也

蓋自漢至今千有餘年間盡世之賢人君子與之力爭而不能勝其甚者如魏道武唐武宗宋道君以天子之威靈毅然欲剷除其教曾不踰時而後其故是何其抑之而愈張撲之而愈熾一至此耶歐陽氏乃欲修之夫豈文日豐其人年久矣

焉而賢者乃或病之矣而昏者則亦不
豐財而翁最勝之處無民社之寄而有登臨之樂
又有其人之賢而文不減于五公如林洗字若日
迴別觸詠于其間豈非千載之奇觀哉然則五公
之合食于今日而修向來之曠典也非偶然矣昔
韋翁之昔爲守以東則蠶絲余賦以時此歐陽氏
燦出大林尖主崇咏意也師并豐樂亭對亭八乘
于茲土而歐正賀師不昔其尚休和平湖之言也

金陵各寺定租碑記

自佛教入中國儒者羣然排之昌黎氏至欲人其
人火其書廬其居世以爲名言然其說終不行也
蓋自漢至今千有餘年間盡世之賢人君子與之
力爭而不能勝其甚者如魏道武唐武宗宋道君
以天子之威靈毅然欲剷除其教曾不踰時而復
其故是何其抑之而愈張撲之而愈熾一至此耶
歐陽氏乃欲修三代之教明禮義以導之使其自
息余謂其說似矣而有未盡也自三代而上民生
未蕃分田制里之法足以衣食長養其民無饑寒

凍餒惻獨怨曠之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不待勸誘而自相收恤佛氏雖欲以慈仁化
導之固無所用後世民生日衆朘削日甚饑不得
食寒不得衣壯不得有室鰥寡孤獨不得自存者
不知何限而其人又率自私自利同室之內漠如
胡越民有窮困以死無復之耳于是佛氏得以其
教羣天下之窮民而養育其中其稍有貲財者又
奪以福田利益之說損其有餘以補不足庶幾于
古者相收相恤之義故自王政廢而佛教行雖其
清言渺論足以入人亦以爲教之便利勢有必趨

而不能止也 高皇帝神聖聰明卓絕千古其立
綱陳紀宰世蒞民一循五帝三王之道乃于佛教
亦存而不廢近畿名刹大者六七處皆有賜田
以贍給緇流蠲其常賦定其租額載在御製集
欽錄集甚詳夫 高皇帝豈不知游手游食之無
益而爲是以滋蠹哉正慮天下之人有不得其所
而吾衣食長養之恩有所不及存此一門以收恤
之明吾治之廣大耳夫庶人之家耕奴織婢自是
生涯至于力稍饒裕則必有園池林館使一二閒
人遊客得寄食其中而况于天子之尊四海之富

哉近世士大夫不明此義談空說幻者既駕言于高帝之崇佛欲使其與尼山爭道而馳而守土之吏復賤棄緇流不得與齊民齒間右之豪因以爲利若故業然加賦減租日侵月削浸淫不止且至無田是于 聖祖之意殆兩失之寺田故隸祠曹因循日久莫有問者自武林葛君來典是曹始悉力稽查籍在則問田田在則問租條分縷析升斗不遺尺牘文移往復甚苦于是田始有租租始不逋雖不能盡如舊額而亦庶幾十之六七矣或有引昌黎之言謂君者君曰吾不知其他知吾職耳

且 高皇帝能以天下之大覆露羣生而不能以區區尺寸之土田自行其意是何臣子之敢於倍違也夫守職遵 制自尋常事又何譏焉事既竣君乃悉籍其租賦之額刊之于石而以余嘗攝事其曹請爲之記曰藉此以垂之他日毋再湮沒也余曰君過矣夫以 高皇帝之詔令炳如日星而且弁髦也其何有于茲石與不佞之言哉雖然孟氏有言惡害已者皆去其籍夫籍在則惡害已者終有所畏而不得逞也是使後之爲葛君者得有藉也是君之志也夫

矣廟食崇報宜何如者吾邑之游出自宋大儒文
肅公定夫五傳而居仁公徙居故候官居仁之次
子瑞再徙逕江又數傳而爲贈大夫懷江公則永
州太守之尊人也自文肅而後游氏時隱時顯其
在逕江顯者自太守公始而太守公之顯本于贈
大夫大夫故隱于賈而好儒自逕江徙三山以便
太守講業太守居樓上讀書大夫自樓下竊聽書
聲微輒呼而責之太守以是業益進文酒往來率
皆名士大夫與其耦林宜人力作以供太守至晚
年家中落太守始成名而大夫與宜人不及見矣

太守之教國雍佐御史臺郎度支以至剖符劇郡
所至皆有建樹 天子嘉太守才賢而推原其所
自再下 綸章褒大夫太守解郡歸乃卜地逕江
爲祠祀大夫旣寢旣堂前爲棹楔宏壯巨麗甲于
邑里客有言其侈者余曰否否君子之效于親惟
力是視何論豐約今夫高門甲第之爲觀而洞房
別館之爲娛凡富貴而有力者往往皆然世無譏
也客不觀夫太守之居乎其門不足以容駟馬其
廳事不足以宴客傾其橐而爲茲祠此其用心固
與世俗異矣不彼之病而此之尤非吾所敢聞也

客曰太守居三山矣祠胡不三山而逕江也曰以重本也夫大夫自逕江產者也枌榆之鄉魂魄之所樂也孝子之于親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况其所樂而棲者乎太守則可謂善思矣客又曰禮大夫廟三今胡以祠大夫而不推而上之也曰此余所謂賢而有功德于宗猶之乎諸侯之祖諸侯大夫之祖大夫也夫亢游氏宗者自贈大夫始也夫情無所不極而報有所獨隆大夫之特祠也其亦百世不遷之意也此可以義起者也余于先大夫亦有此意而力未能乃甚愧太守矣然余

聞太守又將爲室于寢堂之後以祀其合族之祖其所謂推而上之者尚有待也吾益信太守之爲仁人孝子也太守祠成以余同里閈又同舉最稱莫逆能知其意之所存命爲之記余遂次其所與客言者以復太守俾刻之石

然不免况于在體皇王樹根磐石者哉故其下

八龍陽更迭左者明得

時况其所樂而後去乎太守則可謂善思矣客又
曰禮大夫廟三合胡以稱大夫而不推而上之
客言者以對太守野陵之可
莫齒猶味其意之泯齊命蓋之暗余發其泯與
二人幸于也太守師歎以余同里閉又同舉鼎
其泯階對而士之昔尚存昔也吾益計太守之
聞太守文泯為室于窠堂之對以跡其合熱之跡

好修堂記

自三代以來有國家者必推隆本支以為是麟趾
天潢別于凡庶而世人亦尊而異之曰神明之胄
不敢望也然而史傳所載公子王孫行誼修飾良
可指數彼其席寵怙資驕奢淫泆即素封家子弟
猶然不免况于托體皇王樹根磐石者哉故其下
者走馬鬪雞彈絲吹竹二八龍陽更迭左右明得
意耳即不然者亦不過治官室園池招延賓客飛
鄴下之觴賦小山之桂如是而已以兩漢之盛獨
河間東平號稱賢王其他宗室子惟劉辟疆清淨

少欲見重于世餘無聞焉子政文學忠謹冠絕西
京猶以鑄僞黃金幾伏重法一何難也明興高
帝功德亘古獨隆削桐纂圭代有令譽下逮諸王
孫迺相矜奮徵諸邇日豫章則芙蓉園中州則西
亭中尉嫺然修騷雅之業學士文人相與揚詡以
爲盛事余心慕之頃官金陵從齊王孫修吾遊修
吾恬雅好文逡逡儒生驟見之不知其爲帝屬居
僅數楹而廳事楚楚旁翼小齋羅列圖史竹牀木
榻匡坐其間時閱黃庭內景參同真誥諸書講導
養生之術脩乎其有以自樂也金陵賢王孫甚

多修吾屬雖尊而年尚少居然爲之祭酒擬諸中
州豫章源流則魯衛也行誼則壘篋也國族之多
賢信千載而一時已要彼諸宗履順蹈常立名差
易維齊先王爲高帝愛子中道失國胤祚替矣
有後人焉樹立若此不尤難哉昔辟疆先世亦以
美國居京師卒起布衣爲漢宗正求之今日非修
吾其人歟修吾居在聚寶門之西扁其廳事曰好
修堂而屬記于余余惟中山王聞樂涕泣而臨淄
言四節之會塊然獨處至欲辭遠游佩青綬安宅
京室駟馬奉車而不可得今王孫雖絀猶得子孫

世世長育舊京左瞻 陵寢右望 闕廷與都人
士并軫遨遊無所約結亦云厚幸自此而振振繩
繩飭躬砥行皆如今日上無負 國家下無負斯
堂則豈惟朱邸之光將 高帝在天之靈實愉悅
之其爲寵祿又何必白茅青蓋有土王侯乃稱侈
哉然則茲堂雖隘卽免苑梁園承芳花萼不與易
矣詩不云乎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又云君子有穀
貽孫子修吾之善貽也其能重公族也皆可書也
余史臣姑記其槩他日有執筆而論列藩世家必
於此乎徵矣

式好堂記

青田陳先生自謝奉常歸十餘年矣故居三山僊
臺之下僅蔽風雨其後子姓益蕃無所于宅而先
生官至九卿歸裝蕭然諸公子非自力時憂饘粥
無以拓其居因循者久之至萬曆癸巳之春乃始
聚緡慮材構堂于居之左而燕處焉堂成先生名
之曰式好而命小子高爲之記小子不敏恐無以
明堂構之意以爲輪奐羞顧獨念先生之命名在
詩而小子少受詩或有所聞宜繹其旨蓋昔先王
綱紀人羣昭明法誡家庭兄弟之間極其致意往

往著之聲歌悲惘懇惻令人反覆咏歎而動其良心蓋其盛也有行葦之恩其衰也有角弓之怨其盛而變也有棠棣之懷其反而復盛也有斯干之雅盛則文昭武穆麟趾螽斯濟濟繩繩相與固維城之基衰且至于同姓諸國干戈日尋自削磐石之宗而周隨以盡蓋逆順得失之林遼邈如此然總其致于兩言曰相好毋相猶今跡其相好大端不過在于飲食籩豆燕饗會聚與夫妻孥翁合之私而原所以相猶亦徒以乾餼細過疎遠隔絕日以生嫌其起端甚微而關係甚大此蓋姬公建國

治家法度具于周官而深情苦心所不能載故詳發其旨於詩以深垂其戒于後用意精密故其子孫雖當衰替苟有與者猶能追尋其義以動其本枝之想叮嚀告戒于作室之日而卽以此爲續祖之大猷蓋源流遠矣故曰泰和在成周宇宙和生于好好生于無猶近而家遠而天下微乎微乎興衰之券未有不徵斯者也近世此義不明亂本日滋而張氏以匹夫九世聚族考其時代與六朝終始直至于唐中更變亂不少卽有土侯王尚不能保其世而張氏乃得以世其居可不謂相好之徵

而詩教遠哉先生博通六籍尤深于詩卽先大夫嘗以詩就業先生所稟承實多而先生盛年歸來未究其用爲政其家曲折規模俱有條理蓋真有以見詩人之心而察興衰之故積小成大由微至著不可以忽故其命堂之義有取于此非苟焉已也嗣今而居是堂者繹其名則毋忘其義懿親在念世德可求歡欣綢洽和氣薰蒸寢明寢昌引于勿替陳氏之世將莫知所極何論張氏哉先生卽歸裝蕭然無以遺公子乃其所遺固在此鹿門遺以安先生遺以好穀而貽之是數楹之居厚于阿

雲山社祠記

社有祠以奉土穀神此禮以義起者也吾鄉祠久矣後稍頽廢莫飭也余讀禮家居乃倡諸鄉族捐貲撤而新之始落成余復入都門風塵奔走每念未嘗不在祠下也所過從多冠蓋貴人然念鄉之父老愈甚歲時伏臘輒憶在家時從諸父老子弟斗酒豚蹄相對爲懽乃今在萬里外愀然其情之不怡也歲當薦饑余懼鄉之人不獲遂其生比聞稍登未嘗不色喜也蓋余不能一日忘鄉之人則安能一日忘神之惠吾鄉顧余遠矣朝夕以致敬

于神則惟鄉之人而鄉之人所以致敬于神而承其惠者又不在于牲祝之虔香火之供惟能以孝弟先家庭以和睦處鄉黨患難相恤危急相扶強毋凌弱衆毋暴寡一切利己害人順己逆人之事俱相戒勿爲則吾鄉爲德義之鄉神之聽矣其家必盛其族必興如或欺詐私利同室而起戈矛同聚而分胡越惡人之成樂人之敗漠然無親愛之意神之聽矣其家必毀其族必衰理有固然毫髮不爽凡我鄉人幸戒之勉之余居恒時作是念而自媿其所行之未盡如其心恐得罪于父老爲神所督過然不敢不自力且欲鄉之人同存余心使鄰里鄉黨懽然藹然猶骨肉一家則亦雖在萬里外喜可知也余行時父老輩嘗請祠記未及爲公暇因謾爲書此以告吾子弟竝以告鄉之子弟使過祠下而讀余言者亦必有感而勸于善矣

視署左舊有亭亭有池循池而南有隙地數武竹
樹蕭森綠陰交映亦一勝也乃稍薙其穢塞鳩工
慮材爲亭于其間輪奐丹雘無不具飾又以舊亭
之湫陋而撤去之爲屋數楹以俟冢卿之游息且
使大計時與事者有所棲焉蓋奐然清署之美觀
矣役旣竣諸君謂余何以名此亭余徘徊久之乃
額曰餘清諸君曰夫餘清云者豈非以留省優閑
簿書稀簡退食自公無盡瘁鞅掌之煩乎余曰然
又豈非以修竹茂林清池曲檻臨水望雲條然有
濠濮間想乎余曰然又豈非以輟助坊諛留金耒
潔羔羊素絲標前修而風來許乎余曰然雖然猶
有說焉夫余與諸君從先生于此地也將三年矣
先生視吾儕不啻子弟事相籌也疑相質也跬步
相隨也有聞見相告語也神情色笑相綢洽也愉
戚慘舒相縈繫也無論諸君卽以余之陋劣無當
于先生而先生每掩覆其短至于有寸長片善則
又爲之游揚獎借唯恐其不聞南國諸士大夫亦
遂以先生之故而信余故自先生在事而余得信
口而談信心而動不復知世路之艱危也先生去
而余始孤俵俵然其若有失每值事勢之有所錯

迂而難行人情之有所隔閡而未暢輒思先生而
先生居恒所與余論說皆天下大計如時政之得
失人才之消長有關於理亂安危之故者未嘗不
當食廢箸相與講求其挽回之方而不得輒咨嗟
太息不能自己海內之人方望先生之柄用而先
生得請歸矣威鳳祥麟不受羈縻孰不嘆其去之
驟而以斯世之不得長有先生爲惜而吾署中去
先生之儀刑未遠余與諸君徘徊于此亭猶庶幾
羨牆步趨而追隨其芳躅卽後來君子猶想見一
時和衷之雅也則先生之所餘乃莫大乎此矣若
徒侈職事之雍容矜亭榭之雅勝固未盡余指卽
以捐數十緡之俸錢爲先生表清節也此中士之
操何足當先生哉諸君曰如公言可謂知先生矣
宜書之以爲亭記亭建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之
季秋同事則文選趙君邦柱胡君嘉棟考功徐君
必達董君可威驗封畢君懋良胡君汝政司務韓
君偕甫而稽勲陳君邦瞻以公事歸

一新其舊耿公當得代出鍰金若干李公丁公佐之市民屢若干區悉闢之直達于河列置棨戟樹棹楔于中規制壯偉將吏士民莫不改觀屬余被綸扉之命李公丁公送之江干李公舉酒而言曰古之善爲師者居則建牙行則菱舍油幢列戟鈴閣分麾若是嚴也以吾儕之備在于擲而視事之區翦然弗治其何震之有乃今經之營之幸有寧宇大者 天子寵靈次則中丞次則司空吾子游茲地久茲役之興適與行會請一言記之丁公知爵而言曰古之善爲吏者必視成事前人之得失

後人規焉故百司庶府咸有貞珉用示來許而吾署二百年來名姓罔稽卽嘉隆之際已若存若亡况其遠乎及今不圖後將焉考吾子其並識之余唯唯惟茲署之建畫江而置戍蓋取諸坎與師坎之義爲王公設險而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師之象則曰君子以容民蓄衆夫非容民蓄衆不足爲師非德行常教事習不足爲險此聖人之所以經武而周防也 留京聚百萬之生靈限以長江語衆與險蔑以加矣藉令膺是任者忠信未孚何以言常申令不時何以言習舍常與習衆必

不附又何以爲師中之吉乎自三公在事加意綢繆鷺鶴魚麗無日不討其軍士而訓練之可謂習矣李公居此已五六年耿公將十年丁公代之雖僅期年而官南國久真誠惻怛日以愛人利物爲事人亦信向之可謂常矣今茲之役耳目一新師徒生氣三山二水增其高深蓄衆安民殆有餘裕而丁公復惓惓欲修題名之闕典以詔勸誡則不佞請竟其指今方內稱泰寧無事而沿江上下綠林潢池前後竊發廣陵京口之間煮海之徒出沒爲奸莫之敢問是亦南國之大憂也當正嘉時流賊劉六劉七輩往來江上無能發一矢而島夷以五十人蹂躪畿輔縱橫千餘里如入無人之境吾不知其時在事者爲誰論世而考其人夫庸非茲官之辱歟懲前事察亂萌深惟設險之義以張皇六師奠安根本是在今日其亦丁公與李公之微意也余故書之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焉李公諱承功世封襄城耿公諱定力黃安人丁公諱賓嘉善人俱辛未進士徐公諱大任宛陵人戊辰進士

善人財辛未進士科公轄大升突刻入丸氣數上
承世世桂囊燕燕公轄安代黃安人丁公轄實真
意也余姑書之以與外之孫千沐祖其孫李公轄
六朝真安財本具在今日其亦丁公與李公之繼
官之氣煥燦前事察曠而彩對劍之舞以新皇
不映其却亦事皆為請歸世而善其人夫爾非茲
正十人親觀齋神齋齋于斜里咬人無人之計吾
烟塔六澄子輩卦來以土無指發一天而島夷以

遊九鯉湖記

吾聞山水奇絕大者武夷次則九鯉武夷以行轍
所經嘗一再遊九鯉去吾居不二百里屐齒闕然
蓋夢寐久之夏月客逕江友人林可繼可度大默
力從吏余往余心許之而足不能前荏苒歲晏可
度復來約邑鄔令君知余且行檄宏路蒜嶺兩郵
爲具輿夫乃決計往以仲冬十八日偕表弟郭汝
偕五鼓出西郊黎明抵宏路可繼大默已遲余于
漁溪三酌而行頃之可度亦至午至蒜嶺丞孟舜
來迎余亟止之吾方魚服而子乃跡我乎必如是

且阻吾行丞乃去余憇民家飯畢約勒諸僣從母
以姓名告人行十餘里抵江口爲吾邑與蒲陽分
界民居頗盛隔江一望萬井鱗次乃邑峰頭澳其
人以漁海爲業歲所入腥鮮鯁鯿之利可當一名
都賦亦壯鄉也十里至謝埔十里至涵江已昏夜
憇宿劉家園花樹數株團欒堪賞晨起行十餘里
至興化郡治吾師肅菴先生別二十年矣欲一望
顏色念方謝病不宜出疆卽吾師能原之其何辭
于郡邑大夫盖徘徊趑趄久之遂徑去自北門緣
城繞郡治之背可數里有林園甚巨麗稚子迎門
引入余與可繼歷數亭臺卽出可度大默汝偕遍
覽津津其勝詢及主人則鄭姓新解州郡歸汝偕
語余吾允城西別業視此何如夜郎之與漢余咲
曰彼此各適未見芥子之小於須彌也自此路漸
峻二十里至熨斗二十里至莒溪兩下如注從者
皆憊止宿茅舍中短簷破壁風景蕭蕭亦自有致
丙夜雨不休大默謂仙靈妬我曹耶何敗人遊興
乃爾余曰不然彼知吾至引天河以注溪流使瀑
布珠簾增其雄麗耳旦日且晴諸君毋慮晨起果
開霽四山如洗輿夫皆喜躍行嶺路可十餘里稍

卷十一
四十一
平行又六七里抵九仙宮宮傍爲公館午飯館中
畢觀雷公濤溪流喧闐真如豐隆驅霹靂令人神
奪其下漚爲湖可十數畝深碧映人又下爲瀑布
爲珠簾珠簾最勝懸流數十丈餘沫四噴如雨如
霧如霰如絮如縈絲如掣電如萬斛明珠日色映
之金光照爍不可正視恐龍門鴈蕩無此奇絕其
傍爲玉筋水自他澗來雙流如筋本不甚奇又奪
于珠簾殊覺落莫自此而下路絕非縋縵不可度
遂歸探石洞有峰可丈餘梅簪其頂亦一奇也其
上爲閣拾級而登荒涼殊甚夜宿館中可度盛言

麥斜巖之勝余恐爲人蹤跡不欲往可繼大默汝
偕意俱銳旦日取麥斜道行可二十里原田每每
夷猶平野中不知爲萬山絕頂矣抵山門林木菁
葱如春夏秀色映人仰視峰巒皆累石嵌空大似
鄒嶧山及吾鄉瑞巖宋末有林姓者栖其地力辭
元辟有司顏曰節隱入門行萬樹中逶迤曲折殊
忘其困半里許有石洞偃僂而過又半里抵寺飯
畢登峰頂疊石如垣當是居人避兵處路稍峻削
可繼不能從夜宿寺中商度歸路偶有遊僧爲余
言從此取囊山八十里減程四之一余大喜屬餘

爲道以五鼓行曉烟未闢復乘高而下足屢前陷
如是者四十餘里始得平地飯逆旅中回視經行
處萬峰縹緲上挿霄漢捫參歷井語故不虛矣午
後抵延壽里有溪廣數丈以片木梁其上輿夫度
余輩不能度汝偕鼓勇先行余繼之遂畢度薄暮
過林儀部新阡左園右庵皆弘敞園中一樹可合
抱三木附麗亭亭十餘丈故是奇絕行不數里昏
夜失道倩村人前引無肯應者余輩無柰何乃舍
輿徒步魚貫而進可六七里大默先所遣人爲具
寺中者同僧持炬火來迎望見甚喜夜宿方丈以

倦極寢甚甘晨起歷寺前後見法堂新燬詢之僧
云寺後有猪婆石能作風賴寺前石虎制之而法
堂礙其中不便爲鄉民所焚耳此說殊渺茫然問
之士人輒云天且風則石上有青衣婦人出遊不
數日卽狂飈大作田禾若掃殆不可曉出寺十餘
里抵江口始循故道歸午飯蒜嶺驛薄暮過綿亭
晦菴先生手書刻石斷裂風雨中可嘆也中表郭
茂才徼宿其舍可繼遂先歸茂才與二兄盛言郎
官海可隄而耕余咲謂君欲滄海爲桑田耶果爾
吾當檄滄水使者助君大默然次日至漁溪與

可度俱別去見大帽峰頭積雪如瑤京二君復挽
余往遊并窮黃蘗九淵諸勝余意闌遂歸盡暮抵
邑茲遊也不具衣冠不設賓主不擾緇黃肩輿徒
步各隨其力肉食菜羹各因其便呼牛呼馬各任
其意尋水問山各從其趣雖非寥廓之觀差有逍
遙之興矣至於遊覽之奇珠簾偉矣麥斜次之九
深之石門棋盤將軍飛鳳足雖未歷按圖而尋一
解不如一解不遊可也

蒼霞草卷之十二目錄

進十三經註疏疏

進唐書疏

請舉大禮疏

請舉大禮再疏

賀 皇孫誕生疏

署戶部請止欽取錢糧疏

催考察疏

再催考察疏

諭朶顏等衛屬夷檄

諭本邑禁糶倉糧書

策一

策二

策三

皇極經世一

皇極經世二

皇極經世三

皇極經世四

皇極經世五

皇極經世六

蒼霞草卷之十二

福清葉向高進卿甫著

進十三經註疏疏

竊惟聖賢垂訓理道攸關書契以還經籍漸備說
 天莫辨乎易徵事無過於書自三禮之修明極萬
 端之經緯詩兼四始迹既熄于東遷傳列三家文
 遂成乎西狩博綜取諸爾雅道德要之孝經他如
 鄒魯之宗傳一皆皇王之心法淵源既遠後學各
 守其師承流派滋分諸經漸繁乎註疏歷更數代
 義纂衆言雖一二習舛承訛至來絕經之誦然十

九參稽互訂難泯譯經之功誠爲聖學階梯足備
經文羽翼惟是濂洛關閩羣儒之集傳若令甲
而獨尊遂令漢晉魏唐諸人之發明同稗官而幾
廢不知會文切理宋儒似擷其精若乃顯門名家
前人實剖其秘雖忘筌於得兔可遡流而迷源我
皇上天縱聰明日新德業左圖右史道術綜乎
古今緯武經文聲教翔於華裔謂典學斯可
以蒞政而造士莫要於尊經故一道同風諸不在
六藝之科勿令雜進乃詮經證往各勒成一家之
學必欲兼收請自儒臣適符帝意遂命校梓于

胄監庶令流布于人寰旣次第以雕鐫頗晰亥魚
之辨隨陸續而進御屢勤乙夜之觀第緗素
頗多而殺青未竟紫楮萬二千葉歷時十有一年
適愚臣叨貳乎辟雍喜完書告成于掌故念經明
于下士風正固宣布在學宮而經明于上治本端
尤宜先之帝座雖不必尋章摘句下同咕嗶之
勞亦似當博取精收仰冀聖明之助惟燠寒而
御講如宵旰以臨朝勿愛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開
卷自知有益匪嗽藝之芳而味道之旨力行不在
多言則聖訓賢詮無非廣廈細旃之委潤而錦

文緹帙寧徒石渠天祿之侈觀臣無任惓惓懇款
之至

進唐書疏

臣惟帝王賢聖之蘊洩于經而理亂興衰之迹備
于史三五以降統緒相承自漢而來惟唐爲盛其
累傳之基業本由太宗卽一代之昇平亦推貞觀
觀其求賢若渴納諫如流帷幄得關其忠糾繩得
盡其職雖貽謀垂範尚遜前古之哲王而致治保
邦抑亦輓近之令辟迨于後嗣厥有明皇惟開元
治紹乎祖風乃天寶孽成于女寵苟初終之不替
雖明哲其何加德宗以艱難之餘而疎陸贄憲宗
以削平之後而任承璀一則猜忌存心一則倦勤

移志較初年之功烈遠不相侔及晚節之沉迷同歸于亂祚遂衰于長慶釁已釀乎元和夫此三宗皆唐英主乃或躬遭否運而罔恤令圖或治致小康而自隳初績迹其治忽之故用尋得失之原大抵以憂勤而興以宴安而敗以任賢從諫而昌以信讒殖貨而替按之一毫不爽推之百世可知真如影之隨形無待徵而後見者矣我皇上睿資天縱大業日新卽政要之披宣尚無當于聖意豈唐風之褊陋乃敢陳於上前顧義取鑒觀而事存轍跡葑菲儻或可采瑜瑕自不相妨苟乘

清燕之時少加疏繙閱其于善敗之際必有明徵十漸六箴皆足裨于實用台衡宸扆不徒托之空言將舍已從人近取千秋之鑑而與治同道遠追五帝之蹤此實臣等惓惓之愚不能自己者也伏惟聖慈俯賜留念

聖典乃自冬及春爲期已迫在廷諸臣連章上請一槩留中臣等庸愚莫窺聖意不勝欬欬之衷相與揆度謂皇長子茂齡今已古以來帝王之未有當此之年而名號

昔唐英主乃武躬遺否運而罔恤令圖或治致小
康而自墮初績迹其治忽之故用尋得夫之原夫
抵以憂勤而興以宴安而敗以任賢從諫而昌以
黜諂聖慈而抑顯留念毫不爽推之百世可知
正帝之雖此實田若紛紛之愚不須自口香也外
言雜舍口益入改項干炸之繼而與哉同直表出
十漸六致皆以軀干實用台衡氣寒不封并之空
請燕之却心也

請舉大禮疏

為大禮屆期羣情望切懇乞 聖明亟賜舉行
事臣等備員留京竊聞 皇長子 冊立冠婚久
軫 聖懷近者 明旨渙頒好述豫定人人舉手
加額喜吾 君之有慶卜 祚胤于無疆臣等何
幸躬逢 聖典乃自冬及春為期已迫在 廷諸
臣連章上 請一槩留中臣等庸愚莫窺 聖意
不勝款款之衷相與揆度謂 皇長子茂齡今已
十九自古以來帝王之子未有當此之年而名號
未正元服未加婚媾未遂者叅之事理必不再遲

况我皇上慈愛篤至歷年勅諭委曲詳明頃
又暫停講讀勗以將息其乘春陽而舉令典
盖萬萬無疑矣然則今日在廷諸臣之請亦
不過仰體聖慈恭成中獨斷云爾豈敢謂此時
此禮猶俟人言而後行哉惟是普天率土延頸跽
踵共待茲舉早一日則慰臣民一日之望矧春陽
已屆事貴及時萬一蹉跎恐愆佳候願我皇上
速斷而亟行之如或以大工未竣經費未克尚
欲少待則臣等聞翼翼宸居成在不日無庸待
也度支二十餘萬之金錢必非一時所能遽辦不

宜待也以大大聖人行大典禮何必爲此而徘徊
其間哉臣等遙望逖聽情不能已輒敢冒昧上
聞伏乞聖明遵禮昭信俯垂鑒俞禮宗社幸
甚臣等幸甚上請未奉命旨隨從邸報伏讀
勅諭謂候慈慶宮工完次第舉行臣等歡欣祇
候不敢再有陳瀆今工業報竣而大禮尚稽
寒冬在即勢難再緩及今不舉更待何時四海臣
民竊相揣度謂皇上之於皇長子倫序昭矣
好述定矣睿質克矣新居飾矣百凡處置無不

又暫停誦讀 勅以將息其乘春陽而舉 今典
 蓋萬萬無疑矣然則今日在 廷諸臣之 請亦
 不過仰體 聖慈恭成 獨斷云爾豈敢謂此時
 此禮猶俟人言而後行哉惟是普天寮土延頸踰
 踵共待茲舉早一日則慰臣民一日之望矧春陽
 甚田莘幸甚時萬一蹉跎恐愆佳候願我 皇上
 聞於 聖望即敷 聖詔計大 冊垂 鑒命 費宗 垣幸
 臨其闕姑由莘 登望 登 觀 不 敢 以 禱 煩 且 和 土
 宜 許 也 以 十 大 聖 人 行 於 大 典 豈 可 必 為 此 而 將

請舉大禮再疏

為 綸音久渙 吉典難稽懇乞 聖明亟賜舉
 行以昭 成命事臣等以 皇長子大禮踰期曾
 於初春合詞上 請未奉 俞音隨從邸報伏誦
 勅諭謂俟 慈慶宮工完次第舉行臣等歡欣祇
 候不敢再有陳 瀆今工業報竣而 大禮尚稽
 寒冬在卽勢難再緩及今不舉更待何時四海臣
 民竊相揣度謂 皇上之於 皇長子倫序昭矣
 好述定矣 睿質克矣新居飾矣百凡處置無不
 精詳此自古大聖極慈有慮未必周者而 皇上

悉念及之然而當婚未婚當冠未冠當冊立未冊立屢期屢更輒請輒寢遂使十九齡之元子垂髮獨居未正名號此尋常家人父子有不能一日安者而皇上顧緩視之揆之事情靡得其故明旨嘗云諸臣當仰體上心臣等愚陋反覆思惟大凡人情無不以有子有孫爲樂以子孫成立有室有家爲吉祥善事竊意聖心亦當如是故惓惓懇懇不避煩瀆以此爲仰體之萬一耳今事勢已極萬不可緩若再遲延竊恐列聖神靈大聖母慈念皆有未安而臣等受國

厚恩當此大事不能披瀝感動天聽律以臣子分義尚何顏面以自容哉伏望聖明俯順輿情亟頒明詔擇吉舉行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大慶不勝懼躍禱惟聖神有作功與德以並隆神胤克昌子因慈而益衍故螽斯麟趾式昭有道之長而鶴算龍樓載萬無疆之慶此又孫之誕育益占帝曆之綿延恭遇我皇上深仁必世駭烈同天長樂尊崇有至德要道以

元子垂髮獨居未正名號此尋常家人父子
 有不能一日安者而皇上顧履視之撥之事情
 靡得其故明旨嘗云諸臣當仰體上心臣等
 愚陋反覆思惟大凡人情無不以有子有孫為樂
 以子孫成立有家為吉祥善事竊意聖心
 亟欲昭對吉舉宗祏幸甚臣等幸甚
 念燕尚回醵面以自容姑為聖望即則輿計
 乳恩當此大專不須姓甄焄燻安天齋軒以百子

賀皇孫誕生疏

臣等近接邸報伏覩 勅下禮部萬曆三十三年
 十一月十四日戌時 皇太子第一子生臣等躬
 逢 大慶不勝懽躍竊惟 聖神有作功與德以
 並隆 祚胤克昌子因孫而益衍故螽斯麟趾式
 昭有道之長而 鶴禁龍樓載篤無疆之慶眷此
 文孫之誕育益占 帝曆之綿延恭遇我 皇上
 深仁必世駿烈同天 長樂尊崇有至德要道以
 順天下承華垂裕惟咸正罔缺而啓後人多福多
 壽而多男三應華封之祝立重輪重輝而重潤兩

看離照之明爰自元良冊立以來以至大婚禮
成之後青宮玄圃陶成玉裕之姿瑜珮鈿函嗣
播葛纍之響屬皇天之篤祐肆宗社之垂休適
當長至之期有此元孫之慶黃鍾餘六琯一陽
來復于斯時紫氣滿千門庶彙騰懽于此日在
皇上則子而有子固熙朝間值之嘉祥在聖母
則孫下見孫尤振古希逢之盛事况慶源遠濬
慈闈之花甲初周而少海常澄奕世之銀潢
未艾凡有血氣孰不歡呼臣等職列留京情懸
魏闕五雲天遠每翹首於鳧趨萬葉祚長欲

齋心而燕賀追惟欽元子誕生之日曾於詔書
未到之先虔集羣工恭陳微悃茲敬循乎舊典庶
仰荅于洪休盖茂發生孫枝寔九廟神靈之顯祐
而欣逢帝祉乃萬方臣子之同情伏願竭益順
歡心旁流濺澤迓天休滋至匪獨樂于已而同
樂于民知貽哲命初生以遠垂于故孫如近垂于
子則以鴻基燕翼侈錫胤于周京而甲觀畫堂陋
鍾祥于漢代此實書聖謨之所素裕而亦愚臣等
不勝惓惓者也

不類紛紛者也 玄圃陶成玉神之多 千俱 至 燕翼 對 鳳于 周京 而 甲 購 畫 堂 則
樂于 男 斯 領 晉 命 所 主 以 表 垂 千 惟 終 吐 也 垂 千
燭 以 委 庶 燕 對 子 長 天 朴 茲 至 聖 誕 樂 于 日 而 同
而 奴 登 見 帝 師 以 萬 衣 臣 于 之 同 勸 於 願 益 則
叶 荅 于 共 朴 蓋 茲 發 絲 絲 冥 火 厥 軀 靈 之 懸 却
未 得 之 夫 氣 集 羣 工 恭 刺 燧 困 茲 婚 前 平 書 典 規
禮 以 而 燕 賢 與 對 行 示 千 端 主 之 日 曾 然 祚 臨 書

署戶部請止欽取錢糧疏

為根本重地積貯已空懇乞 聖明亟圖節省以
保治安事臣一介書生不諳錢穀頃因人乏攝事
戶曹諸曹郎見臣輒感額愁眉謂帑藏匱竭萬分
困急留都 陵寢所在六軍庶府朝夕仰給事勢
如此莫知所終臣稽之往事搜之故牒自萬曆二
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後日侵
月割耗費殆盡尚書張孟男憂之至忘寢食不得
已議改折議留權關之半以救燃眉然改折既不
可常行而權關所留亦僅二萬有奇所入無幾而

無名之而宣索無窮之協濟無常額之供應源源而來滾滾而至姑無論其遠者即近六年之間所准工部咨取已六十餘萬目下制帛一項所費物料亦且五萬蓋總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入數只二十萬遠不相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尚不足半年支給若欽取之錢糧繼此未已則戶部之帑立空而枵腹脫巾之變可立待矣陛下下奉承宗社顧念高皇帝創業之區豈宜以不經之費可已之役坐令空虛匱乏一至于此况所取之物名爲供御而實則羣小營謀視爲奇貨射影鑿空巧立名色一聞詔下蟻聚虵趨奸商之冒濫內使之侵漁吏胥之橫索匠役之虛糜百孔千瘡展轉奸利一金之直動費十金十金之直動費百金而其他道途之傳送舟車之絡繹驛遞之騷擾州縣之賠累又不知凡幾比入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俟其朽爛而已朝廷被其虛名羣小享其實利當事者苦無米之炊旁伺者幸不耕之獲似此奸弊陛下不得而盡知之也祖宗設立六部各有職司戶部所掌責在軍儲一切營造不相干涉即如朝廷歲供亦俱有常數各

部所掌自行祇辦一切錢糧不相假借近因該部空竭束手無措彼此通融遂成故事濫觴于隆慶而大困于今日應之則力不能支靳之則勢不可已相憐相病各訴困窮相計相謀各稱無策似此苦情陛下亦不得而盡知之也往弘治中大同乏馬詔以戶部折糧市補尚書周經爭之孝皇卒改命別給夫市馬以備邊此軍國大事尚不敢輕動戶部之折糧而况尚方器物之屬雕文刻組之類在南京各監局年年有奉時時有進祖宗二百年來並未稱乏何至今日乃欲奪六軍

之命將以供例外之工作哉卽無論軍餉所關不宜冒破但當此窮迫之秋一錢一帛凡屬公家皆當愛惜臣等愧無神輸鬼運之能點砂化鐵之術剜肉醫瘡望梅救渴尚無柰何而坐視痛癢不關之輩糞土用之尾閭洩之狼籍耗散一至此極此臣心之所甚痛也自鑛稅事興百姓皮骨俱盡重以催徵之令嚴密峻急變產傾生賣妻鬻子以完官府之逋負臣等目擊心傷無敢以寬恤請者正以軍國大計不得不然倘催併所得只供如此之用則何爲取彼膏脂填此漏穴斂之旣極其難散

之又極其易此臣心之所甚惑也年來災異頻仍
孝陵之焚木 皇陵之暴風黃河之水怪皆在南
畿地方天意如此亂形已兆一旦有卒然之虞不
可知之患勢須備禦而問之庫則庫以供應竭矣
問之倉則倉以改折空矣問之他部則他部亦無
不空無不竭矣空手難搏空令難行 高帝之寢
園東南半壁之天下誰爲捍衛此臣心之所甚恐
也 陛下加意留京每事寬恤豈于此等隱憂不
關 聖念良由只據該監奏 請便爲允行至于
此中戶工二部危困之狀蕭條之景與戶部所用

盡皆折色軍糧目前分給不敷那借不充之苦無
有爲 陛下言者故臣敢冒昧瀆陳亦以勢窮事
極萬不得已 陛下之憫念而爲是疾痛之呼
耳伏乞 聖明察臣言之非誑臣慮之非迂尚併
賜留神以後凡額外衙欽取盡行停罷卽歲供物
件亦乞 勅部臣悉心節省任怨任勞毋容別端
以滋耗蠹其所裨留京庫藏地方大計不淺矣

以茲疎盡其汎野留京輒燕賦式大信不效矣夫
 於亦之則悚培且悉心順省升然升帶地容賦
 留輒以對人賒校難越難盡言新語明遠州以
 再對之半望即察且言之非編且獻之非我其得
 對萬不歸日與對不之剛念而為長齊讓之河
 亦為聖聖不言者效且如具和賣刺亦以禁海事
 海首許身軍獸目前令餘不效限雷不炎之苦無

催考察疏

為計疏未奉 綸音臣工不便供職懇乞 聖明
 速賜檢發以重 國典事臣部於今年正月二十
 八日准吏部咨文遵奉 欽依舉行察典該尚書
 臣會同亨會同各該衙門矢公矢慎列名上 請
 專差辦事官傳尚義齎進臣同亨隨於事竣之日
 以補考離任獨臣在部署篆日與諸臣伏候 明
 旨而經今月餘未蒙 批發臣惟 令甲六年一
 計內吏其議論在天下萬世之公故一毫之私意
 必不得容其關係在紀綱吏治之大故一代之舊

章必不可越自祖宗以來二百餘年並未有停
留寢閣如今日者留都去轂下遠求其故而不可
得輕相揣度輒有憂疑百司庶府不敢營其職業
而坐待君上之去留世道人心將日趨于傾危
而妄窺朝廷之舉動悠悠泛泛如浮不繫之舟
擾擾紛紛似涉欲風之浪豐鎬重地景象若此甚
非所以肅官常而重根本也陛下試度如此等
事可終停寢否此等事停寢可成世界否則必有
惕然聖心而不俟終日者矣臣躬在待罪豈敢
言他顧事繫朝章豈容終默伏乞聖明早下
原疏以慰輿情以厲庶職其有光于聖政良不
小矣

原疏以慰輿情以厲庶職其有光于聖政良不
小矣

原疏以慰輿情以厲庶職其有光于聖政良不
小矣

符宸斷則天日鬼神之臨亦聖心所洞鑒也
展轉揣度意見滋多遂使皇上有果斷之神
明迹顧涉於猶豫皇上有率由之美意事反
違乎典章衆口囂囂莫知紀極聖明在上豈
宜有此臣竊惜之天下者皇上之天下也進賢
退不肖以共維天下非爲臣下計皇上自爲計
也今賢者趑趄不肖者觀望欲去不去欲留不留
人人自疑官官皆曠此其利害得失在臣下乎在
國家乎而何以遲回不決之若是也臣竊惑之宋
儒真德秀有言公論者國之元氣元氣壅闕不可
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留京豐鎬之邦
夙稱清議如考察之久停恐公論之彌鬱將來不
職之吏何所懲戒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朝廷
之舉動與兆衆之心思常不相合故蹊戾之患生
一代之紀綱與庶官之法守兩不相維將危亂
之禍至臣竊懼之凡臣所言皆得於此中大小臣
工及道路之口以臣等職掌不得言必不敢妄
掇浮詞輕瀆天聽伏乞聖明俯賜采納將
前疏早行批發庶舉錯公而人心服大典竣而
羣言息矣

心聯結土蠻諸虜窺我兩河蓋至今日而邊境之間騷然靡寧則職汝之由議者咸謂爾名爲薊鎮之藩籬實爲遼左之大患不大芟薙以威其心禍且未厭 陛下聖德兼覆遠近謂爾諸夷先世曾效順於國家毋是剪除爾亦或者悔禍之延而欲邀福于我 二祖之寵靈也以幡然易念長爲外臣 陛下實與嘉之其奚以興戎爲疆圉之臣奉宣此旨不敢妄自啓釁日夜俟爾之改圖也而爾未有悛心陰謀益甚意者尚未諭 陛下赦過兼容之盛心乎爾獨不念我中國全盛士馬精強謀臣猛將雲集霧蒸材官蹶張之技百倍於控弦如近日建州諸夷一入犯輒捕斬首虜數百級軍吏奏凱之聲日夕達闕下爾寧不聞之今軍吏欲加威于爾而 陛下不忍果何愛爾諸夷也固謂國家素於爾有恩不與建夷諸虜同耳且爾每歲貢獻皆驚蹇疲羸不充于天廐而國家時出金帛牛酒以犒爾衆較其貲費遠不相當我中國豈有賴焉亦惟是累世之故不與爾爭爾忘如天之德而與虜爲媾利其鹵獲從而瓜分之委德于身而委怨于諸虜於計狡矣萬一 陛下震怒憫然忿爾

之有非正告天下以夷德無厭蔑恩蓄禍責行間
諸臣滅此而後朝食爾其何辭或者有狂謀之人
爲爾畫計以爾結連青把都土蠻諸虜足爲聲援
不知青把都土蠻所以結婚姻納厚交于爾者以
爾猶臣事中國能爲彼中訶耳一旦國家絕爾
歡師渡橫水之北彼安敢奮螳螂之臂助爾抗我
天朝哉夫棄積世之恩捐萬全之策而托于不可
知之虜以自固計孰舛焉爾誠悔于厥心與國家
併謀協慮毋通別種毋啓難端使我邊圉之民無
逢其災害是爾之成也當有休嘉以答爾勞長享
中國之賜令名厚利爾實兼之何如徇小利而忘
大害棄前勲而以身爲戎首也爾其熟圖之毋貽
伊感

地極

大寄稟前嫌而以良為奸道也爾其燕園之世部
中國之題今各取所爾實兼之向以所小詳而志

論本邑禁糴倉糧書

福清僻在海隅戶口最繁食土之毛十纔給二三
故其民半逐工商為生南資粟于惠潮北仰哺于
濶寧此其常也往者歲登穀價不騰南北舟航來
往如流稍稱甦息自十六年秋晚稻絕粒民已告
饑猶賴遏糴之令未行搬運抹贍民情恃以無恐
至十七年春乃有奸民倡為搬運接濟之說聳惑
動搖嚴令禁絕困遊魚于釜中餓嬰兒于掌上十
萬生靈置之死地亂萌已生識者駭嘆幸天不鞠
凶春麥頗熟禁網微寬物情乃定而夏秋田禾一

粒不登民遂大困告凶請恤洵洵不寧蓋往歲以
來此邦荒歉最于八閩矣間有軒車使節往來地
方輒言福清田土尚爾薄收未至大歉不知下邑
之地一依山十九濱海郵道經過皆依山處所
泉源溪流結犂灌注畝之所入高可一石下猶數
斗至于濱海極目彌望寸苗不青百里俱赤非但
田涸兼之井枯取水饕餮遠資數里下邑數十年
來未有如是困苦而危急者也而過糴之令各處
增嚴束手窮途傷心駭日向非泉漳之人貪于厚
利轉粟高潮犯禁浮海闔邑之民久爲涸轍然而
搬運既少價直日高米斗幾二百錢富者尚可貧
何以支盡室啼饑携纍乞丐道途之間餓莩相望
仁人見之可爲涕零夫閩中之粟本未大乏福寧
羅源莆田諸處困倉露積在在皆有向使通融勻
濟無大隔絕效秦穆之三施明齊桓之五禁亦何
至一隅之人偏困若此哉而當途不察其弊反使
奸民得售其欺良可嘆也乃以福清爲接濟則又
大枉矣夫接濟者以爲濟外夷歟則海上高牙大
舶縱橫出沒勾引爲奸利果何郡何邑之人福清
無通夷之舟安能神輸而致之以爲濟他處與則

閩中諸處之粟無貴于福清者轉貴粟而就賤直計必不爲之也又接濟之說謂接此有餘濟彼不足今下邑之人父兄枵腹妻子啼饑但聞穀至懽聲如雷彼其身家饑餓之不恤而爲他人資計又不爲之也下民之情隔閡莫通不肖念及此惟有仰屋嘆耳然此猶天禍下邑未敢盡咎人也乃編氓怨嗟衆口嗷嗷則以舊歲大歉翹首望蠲蠲旣不得賦且益增每石米加銀至於四錢詢其故爲往者行條鞭之法輸納稱便卽倉糧每石折價六錢軍民兩利近乃被攬納刀戶欲肆侵漁妄訴上官勒民上米夫軍民一體義無異視米賤則折銀以便軍米貴則索米而虐民肥瘠不均法令莫一此其不便一矣况倡爲此說者亦只攬納斗級奸猾之雄者耳軍人支米旣憂浥爛復苦侵尅不如得銀反爲實落借名便軍實則害軍此其不便二矣輸米上倉舟車轉運費旣不貲衙門之常例收納之折耗率一石而致五斗此其不便三矣窮鄉下戶不能自致率歸之大戶大戶歸之攬納多科名色廣張騙局窮民扼腕靡究其說今擔米上倉科銀一兩八錢三倍于往年無敢誰何此其不便

四矣省下常豐倉猶轉輸輻輳官府稽覈收支雖
費積貯尚存至于福清之萬安倉則雖云上米徒
有空名攬納之囊橐既克糧官之溪壑亦滿但懷
私計寧補公儲此其不便五矣往者歲稔既皆折
銀陡遇荒凶便令納米疋羸之人而壓以千鈞顛
蹶可虞號呼難忍此其不便六矣夫軍人卽欲得
米不過以米貴耳今誠徵價于民倍往之十五民
猶稱便也而必欲強民所難剗饑寒之肉以實奸
猾之腹此其不便七矣民旣安于折銀而卒更其
法必不樂從拘呼之擾四及于窮鄉鞭朴之威日
逞于賤隸官民俱困上下相讐此其不便八矣卽
此一事其利害難以俱陳大略如斯已自可見而
上人必欲行之或自有說非草野之所能窺但鄙
見愚衷竊意爲政之道惟求利民民利爲興民害
爲除卽有害于民而事不得已亦當委曲調劑求
公私兩利之策矧凶荒之後人情大擾禍亂之生
多在乎此爲民上者欲設法拯濟勢誠未易惟當
日夜撫循除煩去苛使下民曉然知上人所以愛
我之心而無可柰何卽至死亡不忍爲亂此弭災
安民之至急者也今倉糧一事誠未知當道之意

何如但下民無知怨聲載道咸謂公門萬里民隱
莫通即使積貯難虛倉廩當實然何不先徵于粒
米狼戾之秋而驟賦于半粟不登之日又何不少
需于來歲豐稔之後而遽責于今年凶歉之時揆
之事情誠有難解今常豐倉業已起解而萬安倉
猶可調停下邑民情誠在倒懸不勝祈禱去此意
外之征便是法中之仁仁人君子能無動念卽如
常豐倉果不可已亦當通融斟酌令有米之處輸
米而無米之處納銀補偏抹弊安民止怨或在乎
此惟覽察而裁施之窮民幸甚

尚文章關於世運衆雅言之試論其世亦有不然
者漢之文最盛于建元而後乃不數傳炎燼中
微唐至元和韓愈氏稱起八代之衰而唐祚亦
自是不振所謂關世運者安在歟亦可得而推
明其故歟國家文明之化至今日極盛乃世
道人心識者每有隱憂至歸咎于文章之弊欲
力爲挽回其說當歟且所謂弊者可縷陳歟昔
談菀家或言以意爲主以文傳意或言輕心急
心昏氣矜氣皆不敢萌于文或言忽于特操果
于進取爲文士病或言當養其根而俟其實加

其膏而希其光或言纖人夸人鄙人貪人淺人
詭人之類皆可定其文其說夥矣與今日有相
證歟憂世者恒曰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
而然今業知其然矣相與挽之不得也其患毋
乃滋甚歟夫文章士緒餘也乃轉移之難若是
過將安歸士幸具以對

丁酉應天試錄

文章之變有知其然而然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有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者風之有淳漓也而
文與之爲淳漓文之有盛衰也而世與之爲盛衰
此知其然而然者也方其淳胡然以漓方其盛胡
然以衰墨墨而來冥冥而赴此不知其然而然者
也既漓矣欲反之淳而益漓也既衰矣欲反之盛
而益衰也上禁之下莫之或遵下爲之上莫之能
格此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者也蘇子曰天下
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夫不知其然而然則
其端未形其救未施苟知其然而而亟反之尚可爲
也惟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則其錮已深其習
難反非有矯世革俗振衰起敝之宏功固未易一
旦而反之正也嗟夫文章之行于世也如日月星
辰之行于天也天無日月星辰則蒙蒙耳世無文

章則贖贖耳此其關繫何如可任其日流日下而不爲之救哉世之言曰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漢復起漢之文至六朝而病唐興復起夫三代漢唐之治也戰國六朝之亂也其文章高下懸衡于世運若徵影察形孰不知之顧漢自建元而後作者日盛不數傳而炎燼中微唐文三變而後起然及其文之起而祚已促矣是又若無關於治亂之數者何也愚以爲方漢之盛獨其詔令制策書疏與馬班二史之紀述簡質有古風耳若長卿賦上林子虛使人主讀之飄飄有凌雲之氣一何侈也楊雄好奇其言軋茁高出青天深入黃泉一何詭也樂府新聲白麟朱鴈蕩然無騷雅遺響一何淫也賓戲解嘲達旨釋誨與七發七激七依七命七厲之類迥相祖述一何剽也說五字之經至二三萬言一何冗也凡魏晉而後文之所以靡靡而不止者未必不濫觴于漢故有漢而不能無六朝也至唐之以起衰名者獨韓愈耳愈之下爲柳宗元宗元之下爲張籍李翱皇甫湜不過數人耳制科之詞賦如故也明經之帖括如故也凡愈之所爲起衰者獨愈躬爲之于唐文不盡救也故有唐而

不能無五季也然則三代之文起于漢而亦自漢
而替也何也彼雖能去戰國之倣詭而于六經之
典刑固已遠矣漢之文起于唐而亦自唐而替也
何也彼雖能返六朝之偶麗而于漢人之淵源抑
又遠矣此豈非所謂淳而漓盛而衰冥冥墨墨不
知其然而然者耶故夫漢之中微與唐之終不振
也未可謂文章世運之不相符也更五季而宋而
又可知矣蓋至明而文稱盛明至弘正以後
而稱極盛也修辭之子踵接肩摩不啻家崑壁而
戶靈珠此非千載之曠期文明之隆際哉然而俗
化日漓人心日詭或有甚於漢唐之季世者其故
何歟說者謂今之文名盛也而實衰也自矜于盛
而適以爲衰也愚嘗繹而思之今之文則誠衰矣
彼其高標門戶凌躡前人如侏儒之矜張不自知
其陋也雕文纂組疑心眩目如桃梗之衣冠不自
知其僞也工爲佞辭吹簧轉轂如媒妁之行言不
自知其譎也拾唾竺乾輒誇三昧如巫祝之談神
不自知其誕也哀歌慷慨無病呻吟如優伶之雪
涕不自知其非情也凡昔之爲詭爲靡爲俳爲弱
者今皆有之抑又甚焉此其始固不知其然而然

而其後遂浸淫膠結不可卒解也豈非所謂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乎愚嘗求其故矣今夫古之爲文非矜誇見所長也情理苞塞不得已而言生言之紆徐曲折不得已而文生故曰三代無文人非無文人也有浮于文者也而今汪洋悠渺辭指垂刺范曄之所謂以意爲主以文傳意者不可得矣鑿空如此文何以不弊仲尼至聖不居作者游夏大賢莫讚一辭寧爲是謙哉言出爲經談何容易而今盱盱睢睢攘臂登壇橐鞬旗鼓唇搖舌張柳子厚之所謂輕心怠心昏氣矜氣不敢萌于文

者世皆犯之驚名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文至漢唐宋誠迺降矣然而宋之人豈不能卑訾唐人以創爲尊懼其爲唐人之逢蒙故不爲也唐之人豈不能模擬漢人以號爲奇懼其爲漢人之優孟故不爲也以故文雖日下格則代存而今尸祝西京陳言是獵甚且紀今之事竄古之名餽釘掇襲一唱衆和顏之推所謂忽于特操果于進取一字一句志凌于載爲文士病者語不虛矣標尚如此文何以不弊昔之以文稱者類負該洽之聲如子產別臺駘敬仲對駁象卜氏辨三豕子政紀貳負終軍

麤麤鼠方朔名藻廉文通識蚪蚪是以發攄胸中
泠然順沛然行也而今新學小生操縵未能窺班
尚媿輒嫺然自命搦管災黎韓退之所謂養其根
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者世寧有若人乎速
化如此文何以不弊自宋以前詞章人品猶相爲
引重故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而今稍知雕剝不問操持放浪形骸希心曠
達課以倫常茫如搏影王仲淹之所謂織人夸人
鄙人貪人淺人詭人不列于文者一切推尊居壇
坫之上矣鮮修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此數弊皆弊
在下者也乃上之所以轉移化道亦未盡其術焉
姑母論三代卽文人尊漢請言漢漢罷黜百家推
尊孔氏今離經畔道之禁得無寬乎漢詔書律令
下者史稱其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如縉如絲之
體得無褻乎漢制吏民上書字歲不正輒舉劾今
封事奏對之辭得無冗乎漢張霸以左氏訓義解
尚書百二篇覆秘書無應者吏當霸辜大不謹今
支離割裂之習得無莫懲乎蓋漢當董生時已有
損文用忠之說故世主猶存此意然其末流浸淫
且不能不弊也况于潰防決網滔滔漫漫莫爲之

障塞如今日哉則夫文章之壞庸可盡謂下之過也物窮必反其始反始之計莫如損今日之文用弘正之質又損弘正之質用國初之忠習尚欲端則天造草昧之風未可盡革也源流欲正則金華青田之業未可盡疵也格調欲醇則龍池白鴈之篇未可盡貶也經術欲正則濂洛關閩之表章未可盡廢也要以寧僿毋侈寧樸毋雕寧率毋僞上操其術下祛其弊使淫哇之調息大雅之響臻世道人心其有瘳矣安在乎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也抑愚有說焉今天下之病可爲蒿目焦心其利害禍福庸人能知而豪傑之士逡巡却避而不能救如執事之所謂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者蓋不在文章固知執事者夫亦借文章以策也

世可盡廢也。要以字體毋多，其體學字，亦非
科昔蓋不存文章固味特肆昔夫亦計文章以策
而不諱味咬特肆之祖情味其然而然而無味之
其味害師師亂人諷味而棄對之士茲滋壯哉而

問天下之道貞夫一而已矣。乃談者率云學術事
功茲兩者可分途而趨歟。後世言學術則曰儒
言事功則曰才。儒與才果分屬歟。吾夫子亦嘗
述儒行嘆才難矣。乃其指何居可舉其要歟。三
代而下儒術人才則漢宋為盛。其當時人品與
學術事功之分合見前史所載者可詳陳歟。後
世尚論似漢人多伸宋人多抑。然歟否歟。明
興求士本合學術事功為一途。士亦以是應。乃
後稍分矣。分而不已。且至于競果孰為得失歟。
宋人有謂講正心誠意無關痛癢者。又有謂任

氣稟識見不知戰兢工夫者然則學術事功之相持匪今斯今矣茲欲救其弊非明學術不可顧學術如宋儒精矣乃今人彈射不遺餘力何歟 國家欲得真儒真才之用諸生以儒進行推擇爲才者顧相與究之 丁酉應天試錄

國家之所重于士者二曰學術也事功也語學術則曰儒而儒非守一家之言暖暖姝姝焉已也其用可以章三光而綜萬品乃稱儒也語事功則曰才而才非抱尺寸之長嚶嚶詡詡焉已也其原由于澤道德而闡性靈乃稱才也世有兼才之儒亦有無才之儒而無才者恒托焉以自逃是糝儒也

世有真儒之才亦有非儒之才而非儒者恒亢焉以自張是詭才也故夫儒與才不可分也儒與才分則學術事功之所由弊也唐虞三代之上世無所謂儒獨八元八愷五臣十亂以才名固萬世之儒宗也自周道衰而儒名立吾夫子之言儒也曰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言才也曰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慤而後求智能以是知夫子未嘗專言儒也言儒而必及儒之用故其體該也夫子亦未嘗專言才也言

才而必要才之原故其用粹也漢武帝表章六經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于是世競于儒其後復下詔求跣跣非常之才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于是世競于才然卽馬班二史所紀載儒則丁寬施讐輩之于易伏生歐陽生輩之于書申公毛公輩之于詩高堂生魯徐生輩之于禮胡毋生輩之于春秋皆株守遺編專門授受未免窮經經亡之誚僅一董仲舒正誼明道復困于江都而災異之京房希青紫之夏侯勝入圈刺豕之轅固生已稱儒者之白眉則漢之所謂儒可知已其述才也如奉使則

張騫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詞賦則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皆隨世立功與時俛仰未免頑鈍無耻之習僅一汲長孺守正不阿復老于淮陽而曲學之公孫聚斂之弘羊陰陽人主之張湯並誇一代之鴻羽則漢之所謂才可知已蓋漢人以通經爲儒而不求儒于事功故事功卑而儒益絀也漢人以事功爲才而不求才于學術故學術湮而才益雜也遷遂病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罔功斯固不知儒固乃謂異人慕嚮羣士並出至推而

附之版築飯牛之朋一何其輕于論才乎至宋而
儒術彬彬遠追洙泗之傳愚未暇更僕姑舉其灼
然者才術通敏臨蒞皆有治聲者周茂叔也開陳
詳說以誠意感悟上心者程伯淳也居諫省十九
日而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者楊中立也論治
人先務講求法制粲然可行者張子厚也所至興
學校明教化天文地志律曆兵機無不洞究者朱
元晦也夫世以太極圖西銘定性諸書爲諸儒重
也又以少事功爲諸儒病也是皆見諸儒之偏而
不見其全持論者之失也乃其一代人才則又有

可言矣澹然無欲如李太初直亮忠信取重天下
如杜世昌正色立朝自信平生所學如王孝先不
欺二字終身行之如范希文謂修身誠意不可不
謹如韓稚圭生平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如司馬
君實此數公者其問學源流雖未能與諸儒方駕
而並驅要觀其功業所就皆有本原顧槩以未聞
道少之過也然則論人于漢宋其大較可知也而
執事謂漢人多伸宋人多抑豈以漢治之不如宋
而爲是軒輊歟愚以爲漢之人主雖不能盡儒之
用而猶知慕儒之名至宋則僞學之禁興且并其

名而黜之也漢之人主雖未免用才之雜而猶能盡才之用至宋則拔茅之日少且并其才而失之也漢之才與儒分而治隆其失在上其得亦在上也宋之儒與才合而治衰其得在下其失乃在上也 明興 高皇帝規天闢地獨創 大猷非經術不以取士非庠序不以服官使海內奇心銳氣豪舉雄行之徒皆俯首而就于明經而其褒衣緩帶禹行舜趨之徒皆昂首而赴于功名何儒非才何才非儒故二百年來名卿碩輔揚采勒勲後先不絕卽二三君子俎豆宮墻之側亦皆卓然有所建豎而不爲清言渺論以欺世蓋 明法之善而得人之盛固非近代所敢望也乃在今日則稍異矣縉紳先生席太平無事抗顏而高性命之談而負奇韞采之夫意有所約結輒瞑目哆口而談經濟于是二途始分其究也不相爲用而相爲病雖相爲病而相爲藥其得失之槩可略陳焉今夫闡抉微言原原本本使如綫之緒不絕而常新此學術之功也然而厭薄倫常希心妙悟豈不徑捷而于績荒矣筌蹄可謝赤水獨探豈不神奇而于靈塞矣當體便是動用卽乖豈不獨詣而于機玄矣

互標法門爭誇證聖豈不諛聞而于教裂矣合契
自然蠲除理障豈不超灑而于用迷矣此則言學
術而失焉者也慷慨激昂憂時語難使坐談之士
卻步而不前此事功之力也然而蹈瑕邁會獵取
世資可與進取不可與奉公廣樹交游多通請謝
可與收聲不可與效實捷踰炙轂智解連環可與
趨時不可與度務勃奮輕擲計不旋踵可與勇往
不可與沉幾蹲沓喻訾害成譽敗可與談說不可
與擔當此則談事功而失焉者也故朱元晦謂任
氣稟識見不知戰兢工夫誠切中後世之膏肓矣
乃陳同父謂講正心誠意無關痛癢語雖過激亦
未敢必世儒之盡無也兩瑕則兩攻兩攻則兩敗
弊且糠粃經綸舉性命爲迂濶而諱言之嗟夫士
生宇宙間共此身心共此世界共此感遇共此綱
維而高者抗之以爲名卑者溺之以爲利非六通
之途也彼一是非此一是非趣合則以椒爲蘭見
分則毀夷爲跖此準世之標也覩其一察失其會
通望東而西之迷畫方而圓之棄非昭曠之觀也
故夫今之學術事功愚未知于漢何如要以深于
宋而精不逮也何也宋人實而今人虛也辨于宋

而用不逮也何也宋人純而今人雜也欲救今弊必先覈事功矣欲覈事功必先正學術矣欲正學術必毋輕宋人矣夫今之彈射宋人者必曰窮理之爲紛也躬行之爲迹也居敬之爲拘也常惺惺之爲擾也分知行之爲岐也而愚以爲置此數端更無學問易之言崇德廣業也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天非地不成崇非卑不積故曰禮者履也舍履則無如矣居敬躬行窮理惺惺皆所謂履也夫惟大雅君子辨其所履以修其德業日新富有兼資並進何精何粗何內何外何學術之非事功何事功之非學術脉脉然載天下以驅于周行而國家收真儒真才之用世必有若人而何厯執事之過計也昔人有著論謂聖人之道有經

有權有機或者以爲此縱橫家言不軌于正然歟否歟三代而下豪傑之士幹大事成大功者如封林方而弭沙中之語馳單騎而定陝虢之亂與敵對壘而飲博自如訛言行妖而開門塞鎮矯主將之命而身置編神遂以止變振袂麾而叛卒盡擒獻饒即返賜將士而逆藩覆

必先數事功矣欲數事功必先正學術矣欲正學
術必毋輕宋人矣夫今之彈射宋人者必曰窮理
之爲紛也躬行之爲迹也居敬之爲拘也常惺惺
之爲擾也分知行之爲岐也而愚以爲置此數端
更無學問易之言崇德廣業也曰知崇禮卑崇效
大卑法地夫天非地不成崇非卑不積故曰禮者
聖持事之斷信也矣居敬躬行窮理悅性皆所謂
行而大固矣郊真謝真木之用世必直莽入而回
車也回車也之非學術祖祖然辨天可以馴于周
問難成者事易失者機孰不嘆之乃難成易失之
故可得而言歟易云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幾
與機亦有辨歟昔人有著論謂聖人之道有經
有權有機或者以爲此縱橫家言不軌于正然
歟否歟三代而下豪傑之士幹大事成大功者
如封什方而弭沙中之語馳單騎而定陝虢之
亂與敵對壘而飲博自如訛言行妖而開門坐
鎮矯主將之命而易置偏裨遂以止變振袂一
麾而叛卒盡擒獻錢卽返賜將士而逆藩媿沮
因告饑請具粟京師令其人自取而彼謂朝廷

有人諸如此類皆人所難辨非應之盡得其機
何以隨試而效歟夫事機之來何日無之乃如
數君子者不多見于世其故何歟抑別有撓之
者歟昔人有謂處大小事皆當用智又謂識見
欲遠豈智識固所以當機歟諸士其明著于篇
以券他日

丁酉應天試錄

夫成天下之事至難也事之來也紛投卒邁恍惚
微眇不可爲定故慮之于歲失之畧刻慮之四方
失之中央此成事之所以難也然而成敗之勢非
一朝而至也其成也必有所由成其敗也必有所
由敗投之有會應之有機故機者萬化之候成敗
之所由生也吾執其機而周觀其變不避患不倖
功不輕爲不重發立談袖手而事已集矣譬之省
括已精應弦而倒卻窾已得迎刃而解耳夫機者
萬事之窾括也蓋孔子繫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
動之微夫動則爲機動而微則爲幾故聖人慎之
而是機也又非可以揣摩想度而得安排布置而
就也其動在此其端或在彼其兆在彼其徵或在
此至難測也衆是而或以爲非衆非而或以爲是
然乎然安覩乎不然不然乎不然安覩乎然至難

定也有急而若緩有緩而若急有重之而反以輕有輕之而反以重至難執也俄而吉俄而凶俄而失俄而得循環糾纏莫知端倪至難擬也先爲之則恐其驟且虞泄也事至而後圖之則又恐其晚而周章失措至難伺也故曰機者動物也圓物也變物也隨事而遷因勢而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不察也蘇洵之言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說者以爲洵縱橫之流也夫道則經權盡矣安所得機者而稱之斯言也似之而非也道寂然無爲經權者道之用也機者所以乘乎經權之間而

神其用使聖人而無藉于機則彼東山之征夾谷之會二都兩觀之舉豈不揣事情輕于一擲而隨時之稱害成之戒又胡若是媿媿哉卽所云聖人與世推移所推移者果何物也三代而後豪傑之士能幹大事成大功者雖于道未必有聞而其所爲因時慮變張弛闔闢之方皆能執其機而用之而非漫然嘗試于萬一故投之以危而不驚臨之以卒而不撓當之以變而不亂設之以詐而不窮沙中之語人情盖岌岌矣子房畫雍齒之封而諸將立解陝虢之亂關以西且相煽起也李泌朝受

命而夕入其軍抱暉遂以斂手夫勢當危疑易動也而以單辭隻騎安漢唐之宗社非機胡以應之故夫投之危而不驚者留侯鄴侯是已澶淵對壘戎馬在郊此何等時也寇準方飲博自如幾收隻輪不返之功京師訛言妖起民有駭而走耳王曾令夜開里門捕倡言者未幾遂定夫事變搶攘易擾也而杯酒坐談使上下恃以晏如非機胡以應之故夫臨之卒而不撓者沂公萊公是已郭令公入朝懷光狡然將爲戎首非杜黃裳矯令易置諸將朔方豈唐有乎鄜延禁卒欲相挺爲亂蓄謀已

深微向敏中振袂一麾羗戎起幕下矣夫禍釁勃發易逞也而權宜秘畫從容指揮收之俄頃非機胡以應之故夫當之變而不亂者黃裳敏中是已李正已跋扈淄青其獻錢二十萬非恭也以覘我耳崔祐甫請就賜其將士一介方馳而正已已心折矣趙德明崛強西夏告饑而輸之粟衆知其非矣顧未有以塞也王旦請具粟京師使自取之朝廷有人不旋踵悔謝矣夫逆藩悍夷情形狡譎易惑也而譚笑解紛以空言而賢百萬之師非機胡以應之故夫設之詐而不窮者崔祐甫王旦是已

之數子者皆有絕人之才高世之資其先機慮事如輅之占負之相季主之卜無不中也其機至而應如射隼高墉無不獲也其應之而適會其度如倉扁相寒暑候陰陽察有餘不足之辨而緩急其劑無不效也假令中智之士當之有瞑目而馳卻步而走耳又况其憤憤者乎故夫機者庸衆之所迷而豪傑之士所爲謹伺而不敢失者也而何世之昧焉者衆也盖各有其病焉利害雜還左顧右盼方營其利復虞其害則其病眩也端倪初生俄頃易向而猶豫逡巡未有所決譬之臨道躊躇坐

失千里則其病瞽也未至泄泄已至皇皇迨至皇皇遂委于無可奈何則其病痿也信其獨智悻悻自用事成欲專其功事敗欲逃其罪則其病悞也神不內充氣復外懾一當禍變未免弁股嘶聲脅息喪膽則其病餒也陰陽變幻如鬼如蜮窺矚則工握旋反拙則其病鑿也數者之病浸淫蘊崇未易卒解此天下事所以百爲百傷萬舉而萬不當也乃其所以害機則又有可言焉夫機非權不行也誠使人各有心衆皆爲政甲之所是乙之所非甲與乙方爭而事已去矣上之所可下之所否上

與下方爭而事已去矣盈庭莫決噴室徒煩將爲百夫之瓢寧止十羊之牧非所以當機也夫機非密不神也誠使官府隔絕脉理不通代造膝以奏章朝徹九閣而夕騰四裔矣委屬垣于媒近言方脫口而意已旁馳矣曲逆六出之奇必不得施中令雪夜之謀將安所用非所以藏機也夫機非速不運也誠使計失聽熒視因指亂必然之畫可一朝而裁且以旬月淹矣不必然之慮當兩言而決復以狐疑沮矣尚書省之牘如山司馬門之使不報茹吐難明啓閉違度非所以決機也夫機非圖

不流也誠使膠執成心罔稽石畫窾會未章而先爲輿指阿意者爭趨矣情形倏變而堅執前圖慮難者引却矣違覆不求其中參伍靡盡其變遂使借箸之籌轉圜之美曠然不可幾于世非所以審機也夫所謂機者主于成天下事耳而成之者一撓之者百因循不察遂使豪傑非常之士蝨濩而不舒牽掣而不前雖使留侯鄴侯諸君子奮于其間不亦幾于縛孟賁之手而繫騏驥之足哉然而豪傑非常之士則不可不自盡矣其道在識微夫風雨之至也而鸛鷓操其符陰陽之變也而律呂

表其應豈以成敗禍福之來而茫無早見則無爲
貴豫矣夫惟徵影知形見表知裏似絺疵之進規
等士燮之遠慮而後機可圖也又在廣受夫蟻馬
之微也而或師其智則覽之賤也而或賴其用如
使以獨見獨明可衡天下事則無爲貴謀矣夫惟
操契于幽合算于明備梁公之藥籠資曲江之小
友而後機可參也又在本忠夫離朱之明也左右
視則昏賁育之健也左右攬則廢人臣誠懷身家
之念而能爲國慮患則無爲貴一矣夫惟守職奉
公畢慮不返顧效希文之先憂同武鄉之盡瘁而
後機可斷也三資者備而人主能虛衷委已使從
容展布以畢其奇又何患乎事之難成而機之易
失也而要之謂之曰機則識其要焉陳平周勃豈
盡純臣陳蕃王允豈不忠漢乃成敗頓殊則其識
懸耳故張子韶謂識見欲遠而張復之謂大小之
事皆須用智非虛語也而是識也又非機智考索
之謂也文子云神者識之淵張載亦云考索至者
如揣料于物約見彷彿惟明睿所照如目所睹纖
微盡悉嗚呼天下而無事則已天下而有事也固
明睿神識之君子而後可語機也

